衛巨山四體書勢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

王逸少筆陣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朱子曰舊本謂羲之嘗渡江北遊名山之許洛觀碑據東晉時許洛未平逸少必不可往故删去之凡事理不可者倣此

王逸少筆勢論　補録於後

王逸少書論四篇　補録於後

朱子曰自三端之妙及執筆有七種兩段舊傳王右軍所作後見張彦遠要録以為衛夫人之辭然又莫可考驗也

又曰晉史不云羲之著書言筆法此數篇蓋後之學者所述也今併存於編以俟詳擇

天台紫真筆法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逸少用筆賦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右軍草書勢即梁武帝草書狀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書體

朱子曰張彦逺以草書勢為右軍自叙按篇中云二王父子可為兄弟薄為庶息羊為僕隷乃在晉宋之後以此言之蓋袁昻所作耳必非右軍也

唐太宗論書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唐太宗論筆法　見前仝上
唐太宗指意　見前仝上
虞永興詢筆髓　見前仝上
虞永興勸學　見前仝上
歐陽詢傳授訣　見前仝上
歐陽率更用筆論　見前仝上
顏魯公筆法十二意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方以備觀覽猶病其謬誤未盡正云

筆法之二第二

張懷瓘玉堂禁經　用筆法　見前二百七十六卷

權德輿書訣即王僧虔筆意贊而刪其前十二句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李陽冰筆法　已見一百七十一卷書體

古今傳授筆法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陸希聲傳筆法　見前二百七十六卷

雷簡夫江聲帖　見前二百七十三卷

朱子曰張懷瓘書於唐無聞焉至其論議識法詳密如此葢唐之盛時書學大盛師師相承皆有考據而不出於鑿也嗚呼使予得見彼時諸公則豈不可企及耶今雖閲其遺文猶病繆戾而使人難曉也然予集是書大率据所見悉編之以備玩閲至其傳授之序法度之多君子取節焉可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雜議之一第四

趙壹非草書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逸少自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僧虔答録古來能書人名 録羊欣所撰　見前

王僧虔答齊太祖論書啟　詳見後書苑菁華

王僧虔論書　又論書　見前

朱子曰此篇當是僧虔與人書耳張彥遠要録二篇合為一非也今雖别之但編簡脫謬不能完備耳

陶隱居上武帝論書啟五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武帝答隱居書三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中書侍郎虞龢論書啟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敘二王書事一首　見前

本在虞龢表中編簡脫誤不能次序但敘二王事甚詳不忍棄之別録為一首

梁庾元威論書　前半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後半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

蕭子雲論書啟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朱子曰隸草始於秦行於漢魏而特盛於江左觀其君

臣所以撰録論議辨析今古可謂勤矣是時名流皆謂
之勝事以不能為恥故其盛如此閲隱居書知書法十
二意及予元常逸少獻之優劣乃出梁武而或轉以為
張長史顔魯公之辭益張顔祖述之爾趙壹之言亦足
警夫嗜毫翰而忘功名者也

雜議之二第五

唐太宗高宗書故事

虞世南書旨述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張懷瓘文字論　見前二百七十三卷

張懷瓘議書　見前二百八十四卷

張懷瓘書估　見前全上

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見前

劉夢得論書　補録於後

柳子厚報崔黯秀才書

歐陽永叔書李斯篆後

歐陽永叔論字法

歐陽永叔與石守道書二首　補録於後

朱子曰六藝之目曰禮樂射御書數夫禮貴乎為容樂重乎知音射賞於中鵠御美於如組數優於推歷此五者皆以精能為善至於書豈不然哉為其才有短長故君子不以賢定不肖然德均則藝勝矣觀韓子之序知書之不可偽觀夢得之論知學之不可已也子厚以為病癖不亦過乎然亦足以警夫躭嗜者也永叔譏守道之怪正矣不然則以直為斜以方為圓之弊至今未息

也善哉

品藻門第六

梁武帝書評　見前二百八十十三卷

崔子玉　蔡邕　張伯英　曹喜　邯鄲淳

師宜官　梁鵠　鍾繇又鍾司徒　皇象　索靖

衛巨山　王右軍　王獻之　王儀同　桓元

羊欣　蕭思話　薄紹之　孔琳之　張融

王僧虔　阮研　陶隱居　范懷約　殷均

徐淮南　吳施　柳産　程曠平　李鎭東
李巖之　蕭子雲　顔倩　蕭特進　王彬之
柳惲　郗愔　庾肩吾

右書評三十有八人

朱子曰舊有梁武帝書評皆不倫次乃以兩本會而録之略隨其世次之先後故言從漢末至梁三十四人一云二十八人今得三十有七事遠未遑深考艱於去取姑並存之其間有數人無聞者豈

當時可觀而後無傳耶然亦慮簡札之誤云爾予
既録此又閲袁昂古今評普通四年所上大率相
類豈武帝取昂之言而為已辯耶或傳寫者混淆
而致然耶予未得善本為之較定也袁昂之評今
不復録取其稍異者數條疏於武帝評之下其間
有云王褒書悽斷風流而勢不稱意孟光禄書如
崩山絶崖人見可畏前評未有其餘亦謬誤難録
末云張芝驚奇鍾繇特絶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

英其類流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妙絕此皆可述之辭也

庾肩吾書品并略論　見前二百八十二卷

袁昂古今書評　見前二百八十三卷

李嗣真書後品　見前二百八十二卷

九品書人論即草續九品書人論　見前二百八十四卷

遺名子續書評即品總續書評　見前二百八十三卷

品藻之二第七

張懷瓘書斷卷上中　見前二百八十二卷

朱子曰懷瓘品藻古今上下數千載斯亦勤矣當唐之盛時古書所存者多博見而精研之能始及此後世秉筆之士雖欲更述不亦難哉然其辭或樸或繁非書之要不復删易其謂今之八分為起於秦謂今之正書為程邈之隸皆非是也且續書斷王原叔篇中又以趙高首妙品不可以訓故易以胡母敬而傳爲之事歐陽公謂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此之謂也

品藻之三第八

張懷瓘書斷卷下　見前

品藻之四第九

續書斷　朱長文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書之為教古者以參於禮樂惡可置哉自秦變六體漢興有章草英儒承承故得不廢寖興於西京曹魏之際而極盛於晉宋隋唐之間窮精殫妙變態百出無以尚矣當

彼之時士以不工書為耻故師授家習能者益衆形於
簡牘耀於金石後人雖相去千百齡得而聞之如揖其
眉宇也下至於五代天下罹金革之憂不遑筆札神
宋受命聖聖相繼雲章宸翰藝出天縱炳如日月發如
龍鸞天下多士向風趨學間有俊哲自為名家古文則
郭恕先勾中正篆籀則徐騎省卲餗章友直分隸則王
原叔真草則楊少師王御史李西臺宋宣獻石曼卿周
子發蘇子美蔡君謨咸有遺跡可以觀述雖然學者猶

字亦以詢採外事常常至乙夜而罷是時禁庭書詔筆跡丕變剗五代之蕪謬而追盛唐之舊法粲然可觀矣又嘗命徐鉉句中正刋定許慎說文正天下字學六書之義乃得不廢以隆於今又嘗閱於內府購於天下自漢章帝至唐太宗高宗書及古昔名臣蒼頡張芝鍾繇杜預東晉王謝唐褚陸顏柳之徒與王羲之獻之墨迹並勒石爲法帖十卷以賜近臣後二府大人初拜者皆賜之遂傳天下學者得以師法自古帝王好藏書者有之

物而未嘗親逸欲之事田無車馬之音下無姝麗之求
卑宮室儉服用垂拱豐裕惟六經百氏篇章論議諸家
書法是務過於寒儒者之為葢堯舜之濬明文武之齊
聖夫何足以尚已今臣纂述書斷豈敢抑居品列謹直
述以冠篇云

品藻之五第十

續書斷卷下

能品　　詳見下卷

之與我同志者固當搜而次之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七

迹逈與前異者豈非年彌高學愈精耶以此質之則
公於柔媚圓熟非不能也恥而不為也自秦行篆籀
漢用分隷字有義理法貴謹嚴魏晉而下始減損筆
畫以就字勢惟公合篆籀之義理得分隷之謹嚴放
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
張長史不書名避御嫌名也蘇州吳人也為人倜儻閎達卓爾不
羣所與遊者皆一時豪傑李白詩云楚人盡道張旭
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牧伯皆顧眄四海椎俠爭

倡公孫舞西河劍器而得其神由是筆迹大進葢積慮於中觸物以感之則通達無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強以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初尉常熟有老叟陳牒既判去不數日復來君怒而責之曰汝何以細故屢擾官府也叟曰君筆迹奇妙欲以藏篋笥耳非有所論也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君視之曰天下奇書也自此益盡其法以君之資猶且博觀而後至然則學固不可以已乎君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下

為己任也如此當世識者皆傾伏之以為其格峻其氣壯其法備又光大於秦斯矣益李去古近而易以習傳陽冰去古遠而難於獨立也雅好書石魯公之碑陽冰多題其顏觀其遺刻如太阿龍泉横倚寶匣華峰崧極新浴秋露不足為其威光峭拔也或者謂之倉頡後身嘗貽書李大夫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是時四方亂離執政者以為迂而陽冰之志

戟森列自成一家八體盡能而飛白尤精今恨不及
見也高祖徵時數與遊既登位累擢給事中貞觀初
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張懷瓘稱其飛白隸行草入妙小篆入能
子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惰常遺錢使市父遺跡
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遂繼父名號大小歐陽
體雖得父之勁鋭而意態不及也然亦可以臻妙品
矣晚節自貴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用象犀非

是未嘗書也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雖以詔
奪哀而籍豪居廬不廢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
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通與岑
長倩以為不可死於酷吏嗚呼歐陽父子以風節學
藝相繼為唐名臣美哉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貞觀中
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虞世南死太宗思之
嘆曰吾無與論書者矣魏鄭公白見遂良帝令侍書

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其僞遂
良獨論所出無敢殊冒非夫博學深究者詎足與是
非數百年之舊迹哉其書多法或數鍾公之體而古
雅絶俗或師逸少之法而瘦硬有餘至章草之間婉
美華麗皆妙品之尤者也後遷諫議大夫屢進讜言
帝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於朕若飛鳥依人自
加憐愛拜中書令帝寢疾名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
帝寄霍光劉先主託諸葛亮朕今委卿高宗立二賢

札時有髙正臣者亦以書聞而不喜東之書葢衒巳長而忘公是歟

徐嶠之字惟岳㑹稽人父師道太真少有至行不干仕進裴行儉總戎隴外辟之賔幕因授九隴尉非其志也棄官歸隱及終謚曰文行先生賀知章為之作銘太真精於翰墨嶠之能承之以名世尤純孝積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嘗面詣張易之而佐佑五王迎立中宗不自以為功也歴趙湖洺州刺史卒

之體局寛裕也雖驚鴻避弋饑鷹下韝不足以喻其鷙急云文宗嘗召與聯句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坐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帝奇之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别具貨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家法自為得意凡公

卿以書貺遺盈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不復詰惟硯
筆圖籍自鐍秘之
沈傳師字子言蘇州吳人史館修撰既濟之子也材行
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入翰林次當拜承旨稱
病固辭出觀察湖南歷右丞出率江西以吏部侍郎
卒年五十九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
家而僚佐極一時之選正行書皆至妙品存于翠琰
爽快騫舉如許邁學仙骨輕神健飄飄然欲騰霄云

韓擇木當蕭氏代世以八分得名是時韓雲卿以文顯李陽氷以篆顯擇木以八分顯天下欲銘其先人功者不得此三人不稱三服杜子美詩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觀其跡雖不及漢魏之奇偉要之莊重有古氣而首唱於天寶之間宜寘妙品又如山東老儒雖姿宇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云擇木嘗為右散騎常侍宰相李峴忤李輔國又以爭崔伯陽責太重帝怒黜峴蜀州時擇木入對帝曰

奇篇寳墨多得於醉中真一代文翰之雄也少舉進
士不中初命奉職久之以太祝宰濟之金鄉累擢大
理丞通判海州還爲秘書閣校理遷中允康定二年
卒年四十八上書請莊獻明肅還政言夏戎十事不
報已而元昊叛時權相語人曰鈌執政欲以曼卿擬
之猶冀其私詣然後奏曼卿語人曰吾少有志効國
用當自結明主以奮生平又安能屑屑於相府乎執
政聞之遂罷是時天子方用其言稍欲進顯以試其

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没山川氣象皆低摧二公之辭信得其實矣不假余評云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直集賢院者子也舉進士累遷大理評事范文正公薦之校理集賢有欲撼文正者以事劾之坐除名以湖州長史卒嘉祐中追復其官子美志於功名雖在卑位數慷慨論朝建大事人所難言者既廢游吳中以泉石自適善於歌詩發必造奇尤工行押草書皆入妙品殘章片簡

中復馬遵上益嘉其言再守泉州移福唐重經術士
禁遭喪而破産誅巫覡主病者絶蠱毒殺人者大變
其俗入揔三司會英宗即位昭陵復土財用皆猝須
而畢給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以便親俄居憂病卒
年五十六君謨真行草皆優入妙品篤好博學卓冠
一時少務剛勁有氣勢晩歸於淳淡婉美詩云抑抑
威儀維德之隅可以況其書矣然頗自惜重不輕為
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仁宗深愛其迹嘗書

曰御筆賜字君謨以寵之君謨作詩自書以謝御製
元舅隴西王碑文君謨書之及學士撰温成皇后碑
又勅書之君謨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
書所以自遊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古今能
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八

疾元和元年上仙年四十六

漢王元昌高祖之子祖述羲獻尤善行書雖在童年已精筆意蕃夙成之智有不待久而能者矣

楊師道字景猷隋觀王雄子也清警有才思工詩善草隸大觀十年拜侍中親遇隆渥以太常卿卒

臨川公主太宗女也下嫁周道務工篆籀能屬文其妹晉陽公主字明達文德皇后所生善臨帝飛白書下莫能辨年十二而薨後有房璘妻高氏嘗書石刻字

魏叔瑜鄭公子也鄭公名德冠代叔瑜克保其後位至豫州史尤邃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華字茂實檢校左庶子武陽縣男書法雅正遺迹尚存唐世稱之曰前有虞褚後有薛魏叔瑜兄叔琬亦善書時有王方翼者與叔琬齊名

宋令文汾州人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富文辭且善書有力世稱三絶其子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驕勇聞之愻工草隸世謂各得父之一絶然之問猶險之

岐王範明皇之弟也好學工書厚禮儒士常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稱者初隋滅禁中圖書湮没唐興募求稍稍復出藏於秘府長安初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竊使摹肖殆不可辨而竊其真者易之誅悉為薛稷取去稷敗範得之初不奏白後憂而焚之論者痛惜範薨追謚惠文太子

李邕字太和考曰善善以文選講授諸生邕能補益其意見李嶠請假直秘書未幾與篇隱帙了辨如響嶠

得其死哀哉杜子美八哀詩深得其實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録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題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與討韋氏亂拜中書侍郎後數坐事貶遠方年八十餘以少詹事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蹟藏家者至數十百卷然自書微怯不足逮前輩云後有蕭祐亦精於書畫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嘗歷彭州刺史鑿瑯琊池至今有佳趣

常陟字商卿宰相安石子也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擢掌書命遷禮部侍郎以鑒裁銓綜稱而爲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欲相之以論直見疏位東京留守郇國公卒　陟晩而多縱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惟書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蕭誠蘭陵人搦翰清婉開元初時尚褚薛誠爲之最書碑刻李陽氷多爲之題篆或評其書云舞鶴交影騰

拒一紙纔十數字世甚珍之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卒年八十六或傳其仙去人有遇之者

司馬子微洛州温人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錫寶琴霞紋被還山明帝再召至都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子微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刋正文句卒年八十九又有盧鴻字顥然洛陽人博學善書篆廬嵩山開元初禮召不至五年復詔起之拜

選世號五臣注者是也卒工部侍郎

鄭虔鄭州滎陽人博學善著書明皇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時號鄭廣文善圖山水好書貧無紙於時慈恩寺貯柹葉數屋日往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詩并畫以獻帝大書抵曰鄭虔三絶晚節陷賊庭貶台州司户故杜甫深哀之也

梁昇卿涉學工書為奉天尉韋抗表之其仕優顯至都督廣州書東封朝覲碑為時絶筆

史惟則吳郡人天寶中嘗為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在唐中葉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則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也擇木尤妙名重當時惟則可以亞之或評曰雁印平沙魚躍深淵也

李潮八分今世傳者幾希杜詩云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拏骨肉強歌詩不無溢美亦足以知其能時有王遹者亦工分篆當時名不甚著而其迹今有存者

守吴越太平興國中籍其國以獻有司改封淮海端
拱元年以鄧王卒於南陽謚曰忠懿王善草書太宗
嘗遣使取之王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褒飾因賜玉
研金匣紅緑牙管筆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番
姪惟治字和世廢王倧之子亦善草隸臨寫二王書嘗
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存乎其中矣歸朝領鎮
國軍節度太宗遣書學賀丕顯詣第徧閲諸錢書丕
顯曰諸錢皆效吴僧亞棲迹筆力恨弱獨惟治最精

耳真宗嘗語其弟惟演曰朕知惟治善書以其病不欲遣使索之卿為求數幅進上翌日書聖製詩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

忠獻王有子曰昱字就之尤善筆札精於尺牘始忠獻薨時年四歲故不得立太祖即位以其君命來賀燕射後苑時江南使者先中的詔令顯射應弦而中乃受玉帶之賜後歸朝授刺史獻文召詔試改秘書監工部侍郎郢州團練使太宗嘗閱其書甚善賜以御

以為違命侯而不戮也頗尚儒雅工筆札遺跡甚勁
鋭今清涼寺有德慶堂榜猶在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能屬文善史書小學尤工真
楷而沈湎縱弛陵薄貴勢盛暑暴於日體不沾汗初
寒浴於河旁氷澌釋或絶粒旬日無恙人甚異之
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以罪流竄卒於行道
若蟬蛻然嘗校定尚書又有小字説文字源存於今
句中正字坦然華陽人也精於篆籀兼善行草興國中